

皇帝武师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霍文学
齐铁雄 著

传记小说



皇帝教师

齐铁雄 霍文学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市第十一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8.625印张 173,000字

1986年5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920册

统一书号：10377·85 定价：1.20元

八极拳名师霍殿阁

——代序

霍殿阁，字秀亭，祖籍河北省东光县。一八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生于河北省沧州东南六十里的小集村。

霍氏乃武林世家，与天津静海县霍元甲同宗。殿阁兄弟五人，他排行为二。他自幼好武，先拜本村“抄白虎子”李五爷为师，学练“飘撒拳”，后投南良村“神枪李书文”门下，专攻八极拳和六合大枪。

武艺学成，霍殿阁携侄霍庆云到天津，先在奉系军将许兰洲公馆做镖师，后在直隶督办李景林部队当武官，因其功夫精深而名噪津门。

一九二七年，潜居天津的清朝宣统皇帝溥仪招聘中国武师，霍殿阁、霍庆云叔侄应试，打败了溥仪身边的日本拳师。霍殿阁做了溥仪的武术老师，霍庆云当了御前侍卫。

一九三二年三月，霍殿阁随溥仪来到长春，除教授充当伪满洲国傀儡皇帝的溥仪习武外，还在官内外授徒传艺，使八极拳、应手拳、大架、小架、八极对接等技艺在民间传播开来。

霍殿阁身怀绝技，心秉忠义，虽为伪满皇帝武师，但爱

国忧民。他不满关东军的侵略行为，经常教育徒弟要练武强体，抗日救国。他在官中多次与日本人比武，均获胜利。

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八日，霍殿阁的徒弟们在当时的大同公园游玩，因不甘忍受日本人的欺辱，与荷枪实弹的关东军发生武斗，打伤两名关东军参谋，踢死一条军用狼狗。此事惹怒日本侵略者，从此霍殿阁屡遭日本人打击陷害，被逼成疯，于一九四二年秋含恨死去，享年五十七岁。

目 录

八极拳名师霍殿阁	代序	(1)
楔子		(1)
第一回	打女鬼拾儿丢父 闹贼船剪铁补漏	(3)
第二回	李书文力阻师门 霍殿阁冤入铁窗	(11)
第三回	寻花贼脱身离乡 遇许总落脚津门	(19)
第四回	李景林以剑试枪 商衍瀛借花献佛	(27)
第五回	战御侍叔侄献艺 见金鞭皇帝封师	(33)
第六回	护张园生擒刺客 闹戏院智收饿侠	(42)
第七回	酒巴间钢牙切刀 跳舞厅禅指断刃	(53)
第八回	追炸弹夜探军部 遇神枪代除奸贼	(59)
第九回	保逊帝白河偷渡 过险关黑夜击灯	(71)
第十回	护皇后登船过海 驱淫鬼打草惊蛇	(79)
第十一回	女间谍敲诈碰壁 洋宪兵受贿挨打	(92)

- 第十二回 遇恩人一男一女..... (100)
得重赏一画一词
- 第十三回 当傀儡粉墨登场..... (111)
逛公园救驾拦车
- 第十四回 行古礼拍铁桩..... (118)
赴家宴醉打牯牛
- 第十五回 迎特使“三缸”演艺..... (127)
遵戒律一招胜敌
- 第十六回 接王爷护军受阻..... (137)
除界碑武师扬威
- 第十七回 守官门支车推车..... (147)
进殿堂挽过受过
- 第十八回 小顾问小题大作..... (158)
老司令老谋深算
- 第十九回 当囚犯以怨对敌..... (168)
做武师以德育徒
- 第二十回 出东洋叔父失意..... (175)
做随员侄儿得宠
- 第二十一回 保溥仪兄弟出国..... (180)
答吉冈君民赋诗
- 第二十二回 满堂红鼻青脸肿..... (188)
一席话胆战心惊
- 第二十三回 一枝花如芒刺背..... (195)
三样奖似铅压心
- 第二十四回 喜盈盈召募骑兵..... (204)
悲切切冤杀军马
- 第二十五回 宇佐美强占草坪..... (213)
李子坤踢死狼狗
- 第二十六回 战倭寇军民合力..... (223)
避横祸君臣齐心

第二十七回	司令部明设陷阱 大使馆暗藏魔窟	(232)
第二十八回	太上皇五条意见 傀儡帝一筹莫展	(241)
第二十九回	遭整编护军缴枪 受株连武师出宫	(248)
尾 声		(261)
后 记		(263)

楔 子

自古燕赵武豪多，
五霸七雄鼎三国，
梁山民将三百六，
沧州帝师数二霍。

这四句诗，说的是今日河北省，古为燕赵之地，是武林英豪荟萃之所，强将辈出，侠士众多。春秋五霸争强，晋文公威凌华夏夺霸主；战国七雄角逐，燕赵平原挥戈逐鹿称雄君。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长弓惊北域；鼓阳、荆轲泣血悲歌，短剑刺秦王。涿州刘备、张飞与蒲州关羽桃园结义，常山（今正定县）赵子龙投蜀辅汉，战出鼎立三国。号称“小梁山”的冀县、枣强、饶阳和深县，仅明清两代由平民而考取武状元、武进士、武举人计有三百六十多人。而到民国，能给逊帝溥仪当武术老师者，唯数沧州的“二霍”了。

“二霍”者谁？有人分析是指一同到溥仪身边的霍殿阁和霍青云叔侄二人。有人考证后说在溥仪身边的霍家人不止叔侄二人，而是有祖孙三代十数人之多。“二霍”不是指霍氏二人，而是“霍家老二”，因霍殿阁在兄弟五人中排行居二，“二霍”当是专门指他。

霍殿阁生于一八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沧州东南六十里的小集村人。他虽然是显贵后裔，武门传人，但家境贫寒，躬耕为业。因不堪盗匪欺凌，誓以精武自卫。刻苦磨练加名师真传，成就一身绝技。隐形于穷乡僻壤，能扬善除恶，保家护里，一身正气驱邪谬，人称“二老霍”。扬名于帝侧皇官，能忧国爱民，斗汉奸，打洋寇，一片忠心为中华，得号“赛杨奎”。

以下所记，则是霍殿阁的传奇故事。

第一回 打女鬼拾儿丢父 闹贼船剪铁补漏

一九二二年农历八月十四日夜晚。

一轮皓月挂上东天，把淡淡的清辉洒在山海田园之上。几颗银星眨着眼睛，仿佛窥探着人世间的隐秘。空旷的田野静得令人发怵，偶尔吹过一阵秋风，干枯的禾叶发出沙沙响声，路人胆战心寒。

突然，一串响铃，几声脆鞭，打破了荒野的寂静。在孟村通向小集的田间小路上，跑着一辆毛驴车，车上坐着两个人。偏坐在车辕上的是个中年汉子，他有三十六七岁光景，方脸圆眼，肩宽臂长。他敞衣绾袖，露出丰厚的胸膛和粗壮的胳膊。他不住地摇鞭喝驴，显得英气勃发。这个人就是霍殿阁。车上拉一位老汉，六十多岁，白发银须，面色青灰，身上披件破棉袄，斜依在车厢边上昏昏欲睡。他是霍殿阁的父亲。后车沿上用麻绳绑个柳条花筐，筐里放着几斤月饼和三包草药。只因其父有病，又临仲秋节关，霍殿阁把割地的活计交给大哥三弟，他从园子里摘了一筐龙眼葡萄，同老爹到孟村赶集。谁知货多客少，无人问津。挨到红日西沉，总算出手，换来些许银钱，给老人请医切脉，开方抓药；又买些月饼、调料，忙到月上柳梢，还没顾得吃晚饭，急著驱车回

家。

车进乱坟岗，道路两旁是没割的高粱地，霍殿阁知道这里时常有盗匪出没，便屏息张目，警惕四望。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他看到高粱穗上走着一个头戴红花，身穿粉衣绿裤，怀抱婴孩的年轻媳妇。脚踏高粱头上，蹦蹦跳跳一点声音都没有，轻功真是惊人！

霍殿阁又一转念，黑灯瞎火之时，荒郊野岗之地，哪儿能有这样色艺双绝的小女子？莫非自己见鬼了？他心里一冷，手上一抖，狠狠给毛驴儿鞭，车子向岗上飞去。

车到岗上慢了下来，霍殿阁斜眼望去，见那小女子踏着高粱也追赶到跟前，她还扭着腰肢，尖声细气地唱起了梆子腔：

“叫哥哥你慢些走啊，
听妹妹说根由……”

霍殿阁知道遇上麻烦，急用鞭杆往后捅了一把，低声说道：“爹，你看！”

霍老汉被捅醒，睁眼，顺着儿子指的方向一看，顿时大惊，失声喊道：“花爪猫贼！”

今天在集上，霍殿阁就听人传说，最近沧州地面来了一伙打家劫舍，杀人绑票的江洋大盗。匪首性狠心毒，武艺奇绝，他脚下练成猫跳轻功，能上树穿房，踩着浮萍过河不湿鞋底；手上磨成金钢指，发力出手，一爪子能把胎儿从娘肚子里掏出来。有人见过那贼手掌茧花成片，故称为花爪猫贼。贼子做案累累，百姓闻风丧胆，官府不拿不问。今夜路遇，霍殿阁决心为民除害。于是，他提气拔身，一招“白鹤

凌空”蹿起四尺多高，然后双脚稳落在两轘之上，扔下赶车皮鞭，从腰里抽出十三节钢鞭，使了一招“仙人照镜”，向空中女子就打了过去。只听得“哗啦”、“叭嗒”两声，那女子原来是个彩纸糊秫秸的烧活，被钢鞭抽得粉碎。那女子怀中的小孩跌落在霍殿阁面前，他俯身拾起一看，小孩有血有肉，只是不哭不叫了。

“嘻嘻……”高粱地里传出嘲笑声。

霍殿阁恍然大悟：贼子是手举纸人口唱梆子腔，摔下死婴来戏耍于他。他难捺心头怒火，一招“拨草寻蛇”，钻进高粱地。地里黑森森，只听笑声不见人影。霍殿阁怕遭暗算，又惦念老父，不再搜寻，返身退了出来。可是，车上老父已不知去向，那件破棉袄翻落在筐顶上。

霍殿阁急得跺脚，高喊：“爹！”

“我在这儿……”

霍殿阁循声望去，只见几条黑影闪进对面的地里。

霍殿阁正要下车追赶，突然破棉袄一掀，从筐里飞出一团白光，打中他的两眼，他“哎呀”一声，扔鞭捂眼，倒在车上，有一只大脚重重地踩在他的心口窝上，一个恶狠狠的声音响在耳边：

“霍老二听真！明晚戌亥时分，你拿着祖传御赐金鞭到‘镇海吼’换人，你敢捣鬼，猫爷爷绝不手软，必将老儿狗头送还。”

霍殿阁只觉得耳鸣头晕，眼冒金星，嗓子发咸，猛地喷出一口鲜血，便昏死过去。

“老马识途，义犬救主”，这话有道理。小毛驴竟将昏



死在车上的霍殿阁拉回家。

家人一见丢了老爷子，昏死二当家，拣个小死孩，都吃惊不小，慌忙将霍殿阁抬进屋里，又是洗眼睛，又是喂姜汤。有顷，霍殿阁醒过来将事情经过细说一遍。家人知道遭了劫难，还可能摊上人命官司，都叫苦不迭。老母亲哭背气，哭爹喊娘声在静夜中传得很远。

邻里乡亲闻讯过来，安慰妇孺，商量赎人之事。

老大霍殿魁是个忠厚老实人，他抹了一把眼泪，说道：“听我爷爷说，霍家从东光逃到小集，是一根扁担两只筐的家当，哪有什么御赐金鞭？要想赎人，只好典房子押地了！”

老三霍殿臣是个愣头青，暴躁脾气，他一拍胸膛，吼道：“大哥，不能服软，典房押地，这往后的日子还怎么过！我看，咱们哥们加师兄弟跟花爪猫比个高低上下，拼个鱼死网破。”

“对！老实欺侮硬的怕，去救爷爷，我跟三叔打头阵！”坐在屋角的霍青云站起来说。

“不可胡来！有大人主事你小孩芽子多什么嘴！”霍殿魁斥责儿子。

“还是小孩芽子？我都十六七了。”霍青云嘟嘟囔囔缩回角落里，一屋子人一下子都沉默了。

霍殿阁的武术老师李五爷抽完了两袋烟，慢声说道：

“咳，花爪猫贼在暗处，来去无踪迹，咱们在明处，有家有业，此事不可胡来，大少说的对。可是，不破产，不拼命，就得想个两全之计呀！”

“五爷，您老人家给拿个主意吧。”

“这事要大家合计，众人拾柴火焰高嘛！”

邻居们散去后，李五爷和霍家兄弟研究救人办法，一直到鸡叫天明，然后分头准备去了。

仲秋的圆月象个大银盘挂在天上，明亮的月光照得大地如同白昼一样。高官巨贾富豪之府，刚撤下酒肉筵席又摆上果饼香茗，听歌看舞赏月了。殷实小康之家也停了活计，一家人团团围坐，天南地北地海聊起来，遭劫的霍家东奔西跑筹措一天之后又迎来了胆战心惊、祸福难测的夜晚。

掌灯之后，李五爷分派徒弟依计行事。霍殿阁怀里揣一个黄布包，手提个红灯笼，直奔镇海吼。

在沧州城东三十里，有尊名匠精铸的雄狮，这雄狮背靠燕赵原野，面对苍茫盐滩，远眺东海波涛，好似仰天长啸，人称“镇海吼”。

戌亥时分，霍殿阁来到雄狮前面。一个手持钢刀的蒙面大汉从狮子身后蹿出来，一脚踢飞霍殿阁的灯笼，用刀尖一指，说：“乖乖跟我走。”

霍殿阁并不反抗，跟着大汉来到河边，上了一只渔船，船向河下驶去。大约走了一袋烟的工夫，船停下了。霍殿阁抬眼环视，茫茫四野，水天一色，已看不见滩头渔火了。这时，从后舱里挑出一盏桅灯来，灯下站着一个年纪在四十开外，短腿长胳膊，圆脸八字胡的壮汉来，向霍殿阁一抱拳，说：“二兄弟，有违了！”

霍殿阁细看那人的拳头，只见手背上茧花成片，黑白分明。无疑，此人便是匪首花爪猫了。他压住心头怒火，抱拳

还礼，说：“朋友，有幸了！”

“把东西交出来吧。”花爪猫说道。

霍殿阁从怀里掏出黄布包，小心翼翼放在舱板上。

有个小匪过来取包，霍殿阁用掌一按，说道：“买卖规矩，一手钱一手货。”

“量你们插翅难逃！”花爪猫冷笑一声，挥了挥手。那小匪揭开一块舱板，霍老汉爬了出来。老人浑身颤抖，面容憔悴，一日之间似乎老了十岁。霍殿阁赶忙上前搀起，叫了一声：“爹！”热泪滚了下来。

花爪猫把黄布包拿到手里，打开一看，不是什么御赐金鞭，而是一条废铁块，顿时翻脸，厉声吼道：“霍老二，这是你爷爷要的东西吗？”

霍殿阁平静地答道：“我爹被你们抓了，我们都不知道御赐金鞭放在哪里。翻箱倒柜，就这个小布包我们没见过，也许是你想要的东西，我就揣来了。怎么，你要的不是这物件？”

“我让你捣鬼，今天我要你的五腑六脏！”

贼头大怒，随手扔掉裹铁布包，伸开五爪，呀呀怪叫，如饿虎扑羊一般向霍殿阁扑来。

霍殿阁挟起父亲，低头一跳，从花爪猫身下跳到了船尾。花爪猫扑空，五只钢爪象五把尖锥，扎进船板里。他一收手，船板上便出现了五个指洞，河水哧哧地涌进舱里来。

霍殿阁将老父安放下，笑呵呵地说：“船漏当堵，莫到江心补漏迟呀！”说罢，拣过那裹铁布包，拿在左手里，右手伸张中食两指，用功发力，以指作剪，“嚓嚓嚓”，如同裁布削泥，一下一块，将布包剪成五段，走到船头，“咄咄

啪”一连五掌，将五段布条铁块拍进指洞里，河水不渗不冒了。

霍殿阁这一连串动作，简直如电光石火，瞬间完成，吓得众匪目瞪口呆。

这时，不知谁将船身一晃，渔船翻扣，一船人全掉进河水之中。

渔船扣翻，水中冒出十几条如龙汉子，七手八脚捆绑了花爪猫贼一伙，救上了霍家父子。

这就是神弹子李五爷安排的两全妙计。